

風鈴集

程 鍾 菴

獨 立 出 版 社 印 行



風 鈴 集
程 鐸 著

中國詩藝社叢書

衡車出版社印行

13821

風鈴 (序)

徐仲年

我最愛聽風鈴！

記得我年輕的時候，——大概在二十多年前罷，——往往用細銅絲縛了許多玻璃條子；然後把它們收集起來，一條條掛在「黃簪頭」上，——「黃簪頭」是無錫土語，不知是否這樣寫，是一種竹篾編成的盆形東西，將上下兩片合起來，用繩繫住，中間盛物；——再把如此準備好的「黃簪頭」吊到檐下去；祇須有風，祇須一陣輕到只能吹舞青絲而未能翻動羅裙角的清風，這些玻璃條子便自相撞擊起來，叮當作響；煞是好聽！這不是風鈴，却有風鈴的作用。那時代，——提起了它，誰沒有甜蜜的回憶？——天是高的，地是厚的，人是無憂慮的；於是我隔開了嘴，望着玻璃條子笑，把整個的心寄放在眼上，把一雙眼緊緊盯住了那些玻璃子：條子在搖，我的心也在搖；條子叮嚀作響，我的心也可嚀起來。過了幾年，在十四歲那一年的夏天，我追隨父母到普渡去避暑，寄宿在天福菴裏。說起了天福菴，倒有件巧事：原來我的故鄉東亭——無錫四大鎮之一，——也有一座天福菴。普渡島上的天福菴前面有一片大沙灘，叫做千步沙。每當傍晚，我們安坐在寂寞的千步沙上；清風習習，打動了天福菴檐下的小鈴：「鈴、鈴、鈴……」一陣緊，一陣稀，幽遠到萬分。同時，從南天門那邊，白

鵲的雙翼飛來了鐘聲：於是一聲聲很清楚的「鈴」——「鈴」——「鈴」，夾着一串串的「鈴、鈴、鈴、鈴」。那時候，我略爲讀過些古詩，也勉強讀過些佛經：於是環境引起思想的共鳴，飄飄乎有出塵之感。

就在這個十四歲那年的下半年，或許是十五歲的上半年，我到上海去讀書。上海不是聽風鈴的地方，實際上也不容易聽到。繼而我於十七歲上法國，一去九年多。一九三〇年秋季歸來，奔走衣食，直至時今。所謂「聽風鈴」也者，只得於夢寐間行之：世味日苦，清風日退：當年乘「鈴、鈴、鈴」而遐舉的憂興不知被拋棄至何處去了！

何幸在「八·一三」的第二週年（所差有限，幾天了），在離故鄉數千里的重慶，得讀程錚先生的風鈴集！然而，翻開集子一看，何嘗有風鈴的「聲痕」？歸來，聽鈴，祭祀，不再逃亡；尤其是宜興在遙遠隊陣中，元宵的綠燈，玉台山武裝起來了，護路村：何處有風鈴？難道徘徊於嘉陵江畔的朋友（是寄嘉陵江畔的朋友），在血的故事裏，望見風鈴的影子，聽得風鈴的餘聲麼？祇怕，風鈴，還有，只是掛在殘垣斷壁之上；鈴聲，猶可聞得，只是一片蕭瑟憑風之聲。

聽！風鈴，風鈴！我真要爲你痛哭，爲你長太息，爲你——抗爭到底！

步評 滬報 二十八年六月十八日

目次

序

第一輯

歸來

(一)

駝鈴

(四)

祭祀

(五)

不再逃亡

(六)

第二輯

宜興左邊聲隊掌中

(九)

目次

二

元宵的綠燈

(一一)

五台山武裝起來了

(一三)

護路村

(一八)

第三輯

遙寄嘉陵江畔的友人

(二四)

血的故事

(二八)

第一輯

歸來

太陽落下山場去了，
一個垂老的歸客，
走過熟悉的山莊，
走過親歷的田埂，
走過兒時嬉戲的板橋，
走過遠隔的直渡，
蒼茫暮色裏，他摸索
十年前走過的石路。

白茫茫的月光下，他

敲着寂寞的柴扉，
他看到往昔的
也已經垂老了。
主人，只是茫茫
老人洒下了頹喪的眼淚，
端詳一下破舊的家門。



白茫茫的月光下，他
再敲着寂寞的柴扉。
記憶裏泛起了——
往年嬌美的笑臉，
更想起了輕輕盈的腳步。
他灑下了甜心的眼淚，
再次端詳這破舊的家門。

白茫茫的月光下，他

風鈴集

(南)

手裏握着寂寞的榮耀。

記憶裏畫出——

孩子白嫩的手臂，

更燃燭了他親切的呼聲。

他滑下了熱情的眼淚。

三次端詳這破舊的家門。

白茫茫的月光下，他

四次敲着寂寞的柴扉。

記憶裏想到了——

流亡出去的時候：

緊緊地擁抱着，

緊緊地把握着雙手。

他洒下了悲傷的眼淚，

四下端詳這破舊的家門。

靜寂的夜裏，沒邊

靜寂的夜裏，沒邊

敲門聲的淒涼。

「雪之，親愛的雪之！——

妳夢中懷念的

英哥，回來了！

我是妳心愛的

出外十年的丈夫！——

寥廓裏悠揚着

同鄉顫抖的同學。

靜寂的夜裏，沒邊

靜寂的夜裏，沒邊

敲門聲的淒涼。

「雪之，我疼愛的雪之！——

生你而沒有撫育你的

生你而沒有撫育你的

爸爸，回來了！

爲我，我疼愛的錫鐵！

琴聲裏悠揚着

同樣顫抖的回響。

荒涼的……荒涼的

靜寂的夜裏，浸透

敲門聲的淒涼。

「裏面可有人嗎？」

琴聲裏悠揚着

同樣顫抖的回響。

白茫茫的月光下，他

伴着寂寞淒涼，獨自

徘徊，

傍徨。

靜悄悄的夜裏，不再

響着敲門的聲音。

垂老的歸客

握着門上的鐵環。

低下他的頭顱，

枕着無力的手臂，

沉沉地入夢了。

伴着寂寞的琴聲。

駝鈴

在嘉陵江濱，
我聽到叮噠的駝鈴，
蘊着深厚的意味，
搖動遊子的心。
那雙峯的駝駝，
天生是勞苦的命運——
高昂的頭顱，望着遠遠，
從戈壁的這裏，渡向
戈壁的那邊，終日
擡着沉重的蹣跚，
在沙漠裏踏着寂寞的步子。
咱們西北的同胞，

風鈴集

四

從小在駝背上長大。
在撲面風沙裏，
克制着生活的艱難。
狂風捲起大漠的黃塵，
水草田裏長滿了鮮花。
現在的漠南，漠北，
也不是太平世界：
敵人的毒手——
正將禍水灑向此方。
淳樸純潔的西北同胞們：
隨着大漠的狂飈怒吼啊！
像叮噠的駝鈴聲，
在風聲中咆哮——
在這亘古的戈壁裏，
茁放着，一朵壯麗的鮮花。

祭 祀

除夕的夜裏，

麻雀在屋簷下蛻伏，

他在寢書堂前亮着的紅燈。

堂上是古廟一樣的靜穆——

兩對祭燭跳動的光輝，

映着頹喪的銀髮的老翁，

映着沉思的憔悴的少婦，

映着在膝邊纏繞着

走來走去的無知的孩子。

那老翁持着銀壺戰兢地

從這排酒盅篩到那排；

再燃一炷清香默禱。

他彎着腰跪下，如蛻曲的蝸牛殼

並刻着深深的皺紋的額角

長久的接吻着土地。

在他起立的時候——

兩顆閃光的淚珠，

有如燈花無聲的掉落。

往昔沒有在祭席前的

蒲團上，跪着叩頭的少婦；

今天也攜着孩子一同來跪下。

她噙着淚，

聽着嗚咽的聲音喋喋地低訴：

「娘娘，妳在陰界

保佑着錫巖的爸爸的安全；

保佑明來歸來，

歸來向妳作親自的祭奠。」

老翁仍持着銀壺，兢兢地

從這排酒盅篩到那排。

沒有一些重複的厭倦；

化錢盆燃着銀錠，

火舌跳躍着舔着孩子的紅臉。

堂上仍如古廟一樣靜寂，

只有化錠的火錢的聲音。

空際漫舞着紙灰，

從小小的天井直飛到天外。

孩子再也耐不住那樣長久的靜默，

叫喊着：

「媽媽，

我要吃兩塊紅橋。」

風鈴集 六

不再逃亡（朗誦詩）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裏有森林煤礦……」

朋友啊，別唱，別唱，

這歌聲如針刺在我的心上。

松花江，是你的故居，

太湖邊，是我的家鄉，

我倆的老家，雖隔得遙遠；

可是，你是流亡，

我也是流亡。

你說：「東北，咱們的老家，

有白雪皚皚的長白山，

有碧浪滔滔的松花江，

還有那滿山遍野的，

大豆高粱，現在已給
鬼子們，奪的奪

搶的搶

咱們的老娘，還住在家鄉。」

朋友，我的家，

在揚子江的尾閘，

江南的太湖邊上。

我愛划着舢板船，

看一片烟波汪洋；

我愛攀着常春籬，

爬上銅官山的高峯，

聽隨風悠揚着樵天的歌唱。

渴時摘自己手栽的甜瓜，

飢時在田埂上嚼個嫩芋細管。

夕陽照着牧童顛拂的鞭子，

牛背上——路歌唱歸來，

進門聞着撲面一陣飯香。

現在，田裏的稻穗已黃，

空留着，寂寞的稻場。

年輕的女郎，

也穿上了她祖母的衣裳。

天明聽不到雄雞的啼叫，

湖面上不見了小船輕蕩，

荒野裏更看不到牧豎和牛羊，

我不忍再吟：

「風吹草低見牛羊」的詩句；

你知不知道我心中的悲傷？

我們流亡到哪年？

逃亡到何方？

家鄉的父母，

倚着柴門期待，

有如大早上雲霞一樣。

我們從此，不再逃亡，
不再啞音頹喪的歌唱。
「抵抗！」「抵抗！」
這呼聲，指示了我們的方向。

隱隱，東方已升起晨曦的光亮，
到前線去罷，
到前線去，走上民族解放的戰場。

第二輯

宜興在游擊隊的掌中

——宜興在京杭國道中點——

東方抹着半天紅雲，

游擊隊活躍在山岡，

活躍在森林。

看到了鬼子們——

見一個，殺一個，

見兩個，殺一雙，

××個，殺個淨乾。

鬼子們，只守着

破爛的城牆。

城牆上架起了

小鋼砲和機關槍。

村莊裏，游擊隊

升起了美麗的國旗飄麗，

鬼子們把小鋼砲和機關槍的

子彈雨水般的澆上

游擊隊隱匿在河畔，

隱匿在橋根，

埋伏在草叢，

埋伏在荒墳。

遼遠的槍砲聲——

有如彈自他們的心琴。

黃昏裏，

月瞑暝，游擊隊——

準備着殺進城去。

東南西北各城門，

早有我們的內應。

全城的同胞，從此——

掙脫了野獸的蹂躪。

城頭上，我們的

國旗，飄揚不到半月。

鐵鳥掩護着，

擲下的炸彈更密，

機關槍和小鋼炮的子彈，

有如送別的酒滿滿篩來。

游擊隊再也不流一滴

寶貴的鮮血——

城頭裏只留下

一片死寂的沉寂。

風鈴集

五

城頭上重奏着

小鋼炮和機關槍的歌唱；

鐵鳥鎮天價隔空飛翔。

太平時，你會疑心——

天矢過節，

誰家的鑼弦

這樣的響亮！

宜興的郊外，是——

一幅廣闊的圖畫，——

疎落的點綴着

積平的村莊；——

在離城五里外的原野——

又遍插着我們的國旗飄揚。

鬼子們，縱使有如雨的子彈，

茫茫的綠海，究竟洒向何方？

元宵的綠燈

圓月走上樹梢，

田野裏，連續的放着鞭炮，

遠近的樹枝上，都舉起了紅燈，

——總軍的命令：

今晚要慶祝五色旗再現的元宵。

慰安所的大門口，交插着綢旗飄飄，

清幽的歌喉，把簫弦的繁響衝破。

「支那的婦女啊，我們來

舉起歡暢的酒杯，

痛飲罷，一杯，兩杯……

在紅燈的相映中，

你更顯得嬌羞而且羞澀。」

鐘樓上打着三更，

街尾升起了一盞綠燈，

三三兩兩的伴醉的青年，

踉蹌地走向曠野的樹林，

——暗的橋堍旁，

靜候着我們復仇的崗兵，

喊一聲口令：「三更」「月明」

才兢兢地放過橋行。

在一片野草叢生的荒塚，

四周密植着參天的古松，

我們沒有議論，也沒有躊躇，

在多年風雨侵蝕的石板上，

把指血寫下：「復仇雪恥」；

靜候那月兒斜西，

鐘樓上起了三盞綠燈；
我們去搶救被坑害的姊妹，
我們去搶救虎口裏的妻子。

忽聽得鐘樓上打着五更，

那聲音比往常嘹亮而且淒清，

街尾升起了

升起了兩盞綠燈，

鐘樓更重複的響着五下鐘聲。

我們五十個，負着仇恨，

爲了「復仇」願付出最珍惜的生命。

悄悄地摸索前進，

穿過黑巷，越過短牆，

踏着同謀人的肩膀，

攀登上慰安所的屋頂。

那時，沒月，沒風，

四野化石一般的沉靜，

驀地，手榴彈機槍，替了爆竹的聲音，

皇軍的營房也吐出了熊熊的火光，

五百個殘暴者在一片喧囂裏斷送了性命。

月兒西沉，

街尾升起了三盞綠燈。

鐘樓上，如急雨般打着鐘聲。

我們幾百個，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攜帶着妻子和姊妹，還有父母和子女，

急急地跳躍的流水，

在深山懸崖的密林裏迴響。

五臺山武裝起來了

(報告詩)

五臺山，
站立在太行山脈的
五個巨人的鐵拳，
搖撼着
千敵人以致命的
打擊！

由滹沱河湖陂路，
聽着你潺潺，廣長舌的
嘆息，
在水軍風柵裏，
飄着的炊烟，

揮舞着多少喧嚷的戰鼓。

斗壯的巨齒，

人們給你

「天花」(註一)的美名，

給勁健的戰士

烹調着佳餚，

在熊膽的篝火上，

也曾伴着議論：

「如何去打壓敵人？」

靜夜裏，

梵唄，

魚磬，

和着梆聲，

還有那悠揚的鐘聲；

響澈山谷，

震盪那天上閃爍的
銀星。

陣陣呼嘯的朔風，

吹向墨黑的松林；

松林上壓着厚厚的白雪，

白雪上更壓着厚厚的白雪。

我們的戰士，

裹着毛氈睡下，

圍着還沒睡去的篝火——

正噴着燃燒松枝的氤氳。

崎嶇的山路，

人們乘着「架露」(註二)
靜靜地走在平原。

風鈴集

一四

讓馬蹄轉彎

迎着又一幅山景。

我們，

却不用聽那得得的蹄聲，

擣着槍

追逐亂竄的山兔；

正練習着

追擊我們的敵人。

沙鍋裏，

煮着燕麥和高粱。

幾里外，

就聞到拉鼻子的香。

有時，在燃燒的松枝上，

增添着馬鈴薯；

充實了

集們戰士統製。

在山谷裏——

松林在白帽子，

十月裏就戴上。

那激流的澗水聲——

奔雷一樣的響。

到處是，

成羣的小犢和小羔羊，

吹簫的牧羊人，

肩背上

也斜搭着閃亮的槍。

顯通寺的銅殿前，

矗立着尖頂的無梁殿。

往年，

翻閱着烏雲衝雲的香雲。
而今，在鐘，鼓，鐘，磬，聲裏，
也高亢地喊着：
「我們要抗戰！」

白頭長髮的方丈，
持着一根古藤龍頭杖。

他，曾打開了，

十八層地獄門，

超渡了無數屈死的幽靈。

如今——

他却比往昔還——青

在莊穆的大殿前

講演：

保衛聖潔的佛地，

保衛中華的安寧。

並且宣告了：

從此——

我們也得開一開難免的殺戒，
正如宋朝太平興國寺的楊五郎，
提起了八十一斤鐵棍（註三）
捍衛祖國的江山！

三千五百個

聚集在顯通寺的頭陀，
挺立在大雄寶殿的石階前，
靜候着方丈的吩咐。

他們以洪亮的喉嚨，

——誦念金剛經的喉嚨，——

高唱着國歌，

高唱着義勇軍進行曲。

太靜了！

風鈴集 一六

照着三千五百個閃光的頭顱，
和着三千五百個閃光的槍尖，
排列着。

他們並且學會了踏步，開槍，
——這些打擊敵人的本領。

一條寶帶似的圍牆，

和那懸掛在朔風裏的
戰角的短囊的風鈴；

已繫不住他們的欲飛的靈魂。

在綠海的松林裏——

他們聽慣了交奏的琴瑟和澎湃的松
濤。

在躍着飛泉的幽澗邊，

他們看慣了千仞的石壁，

看慣了瀑布的激瀉。

他們把一切忘懷了，

看山泉

看流雲

看山腰馳騁着馬蹄的飛塵。

他們把一切忘懷了，

聽鳥語，

聽花落，

聽遠處飄忽着馬鈴和槍聲。

五臺山，

武裝着挺立起來了，

舉起五個巨人的

鐵拳，

準備予敵人以致命的

打擊！

十大寺的青衣僧（註四）

不再念着：「阿彌陀佛」。

十大寺的黃衣僧（註五）

不再念着：「唵嘛呢叭嚩吽」。

都脫去了狂風飄舞的袈裟，

拋棄了毒魚咀蝕的經典。

誦讀着

鐫刻着

偉大的抗戰史詩的一頁。

草於龍燈鑼鼓喧囂中

註一：五臺山中，雨後生菌，像

斗一般，居民稱之「天

花」可以作菜羹。

註二：架窩是用蘆葦作蓬，爲圓

筒形，旁用二木，前後架

於兩驢而行。

註三：現太平興國寺內西廂。尙

曼曼曼 一五

棋橋五郎像，像旁有五郎所用鐵棍重八十一斤——在板臺山上。

註四：青衣僧十大寺：顯壽寺，塔院寺，圓照寺，廣宗寺，殊像寺，碧山寺，南山寺，鳳林寺，金闕寺，靈境寺。

註五：黃衣僧十大寺：菩薩寺，臺麓寺，羅睺寺，玉花池，壽寧寺，金剛窟，七佛寺，三泉寺，普安寺，鎮海寺。

三 驢路村

像兩條平行綫
拉長到天邊，
帶着急促的節拍
載着一條烏龍綫
鐵軌。

正是

時常帶你

從故鄉到客地
或從客地到故鄉的
唯一的路。

在北方，
在中州平原，
在江南，

或在你記憶裏的

其他淪陷的地方，

這些地圖上的

點與點間連絡線，

會引起你無限的遐想吧？——

在鐵路的两端

有飄着輕衫的春風，

那端，還正洒着羽毛般的白雪。

——站在祖國，自由的土地上的人們

呵！

你們可曾想到：

那邊的同胞，

正捲壓在暴力的蹂躪下！

往昔，你可以看到

在長方形的車窗外，

被火車的黑煙遮掩着的村莊，

那些有時也在吐出烏黑炊煙的村莊；

現在有着一個新的名字：

「護路村」！

這鐵路的安危，

相同村民的命運一樣；

——當鐵路有一些破壞

附近的村莊，

有如傳染着「虎列拉」，

每個人的臉上都變成了蒼黃；

立刻去報告了日本兵，

才能免遭着災殃。

在深夜，

在清晨，

他們逼着做冠軍的耳朵，

逼着做寇軍的眼睛，

沒有一刻喘息的自由：

猶如鋒利的刺刀

對準着胸膛。

只得戰兢地守着鐵路，

和守着全村的生命一樣。

可是，當他們看見火車，

每天裝着炸彈和大砲輸到前方，

心裏就充滿着毀滅牠的幻想。

今天，

他們看到——

長長的行列，

高舉着青天白日旗，

像一條黑蟒蛇吞吐着紅舌，

從遙遠

游來。

他們愉快而又恐怖着：

——我們的遊擊隊來了，

我們的遊擊隊來了。

在晚上，

乘月亮蒙着一堆堆白雲，

遊擊隊，

靜候在路旁的樹林，

他們去報告那日本兵，

在敵人千百次外心的一次疎忽中：

殺那些野獸，

跌倒在瞄準的射擊裏。

——讓忍耐着挨打皮鞭的日子，

來一個永遠的翻身！

那夜裏，
小河中淌着血。

這野裏，

狼藉着殘暴者的屍體。

五十多節車廂，

像一條剖腹的死蛇，

仰臥在郊原。

可是護路村的大們，

不忍離開母親一樣的土地，

自動的捆綁在樹上。

當大批的寇軍

來自遠處，

那裏已沒有半點人煙，

倖存的野狗，奔馳在田間：

有如幾世紀

沉睡在死寂的黃昏裏。

墓地見樹枝上，

捆綁着睡死的人——

那原也是寇軍的耳朵，

原也是寇軍的眼睛，

他們還能掙扎着，

用嘶啞的喉嚨訴說：

「在幾天前的夜裏，

正是暴風雨刮走茅屋的那夜吧？

幾百個遊擊隊，

有如狂風一樣

霎那間吹進了村莊。

我們即刻去報告「寇軍」

——從沒有一次疎忽，

從沒有一次脫逃。

可是那

一百多個「寇軍」，

風是我們像父母一樣侍奉的「皇軍」，就在這狂風裏摔倒了。

我們呵，被遊擊隊捆綁在樹上。

只要你們再遲一天來到，

我們快要被西風吹乾了。

像屋簷下的「風雞」一樣。

我們不忍離開這養育我們的土地，

幾千代的先祖在這裏生長。

即使「皇軍」用皮鞭把我們打死，

也閉着眼睛安心地

埋葬在這親切的土地上」。

——他們把苦肉換得的

憐憫，

轉到了日本兵

生不第一次的寬赦。——

從此，

暴雨呵，

暴風呵，

依舊搖撼着薩路村；

他們，却已經習慣了——

每天在鐵路旁悠閒地

徘徊：

看落日，

看紅雲，

當看到有輕拂着柳條的微風，

他們也慇懃的去報告：

「呵，暴風又吹來了，

——那邊有着大批的遊擊隊，

像烏雲一樣飛來了……」

那怕死的日本兵

拿着酒盃的手顫，酥軟了，

狼一般的身體，癱瘓了，
只是緊閉着莊門，
相同懦怯的刺蝟蜷縮着，
躲藏在黑暗的牆腳邊。

那些和平的村莊，
你所眷戀的詩意村莊，
現在，正舉起了

鋤頭，
鐵耙，

幫着遊擊隊破壞那鐵路，

破壞那橋樑；

他們已明白

——敵人再也不敢出來了，
當夜風正吹着的時光。

第三輯

遙寄嘉陵江畔的友人

在——

靜寂的深夜

無定河的流水，

潺潺的流過山脚，

塞上的夜風，

吹動白楊，

寒星滿佈在

長空。

那——

風鈴集

二四

穿着寒酸的戎裝，

荷着槍，

抖索在碉堡上的

你的朋友；

正對着淡月

沉思。

你，

可曾想到——

站立在

北斗星下的哨兵，

像一個幽靈般

瞪着黃昏的原野，

遙思着江南的春天呢？

你也許正浴着

嘉陵江上溫暖的歌聲，

疲倦於

尋覓故鄉的燕子，

頹然的握着一束柳條，

一簇桃花，

踟躕的歸來。

你記憶裏的玄武湖的綠波，

秦淮河的歌聲，

會不會遺忘在——

留戀嘉陵江水的澄清裏？

在這裏，

我却愛這

黃色的沙漠風；

它終日吹着我的身軀，

像慈母拂着孩子的頭髮；

那暗綠的油燈，

有如慈母的眼睛。

我從故鄉的回憶裏，

發掘出許多的慰安，

悠然地帶到夢幻的天國。

朋友哪，

你是中國民族的驕子，

也許正在都市的街頭巷尾，

忙着做救亡工作吧？

當你舉手伸向炎夏的太陽，

怕不怕陽光晒黑你的肩膀？

當你舉手伸向嚴冬的朔風，

你會禁不住的聳起皮髦的高領，

縮着手臂靠近紅燄的爐火吧？

朋友呵，戰爭，

決不像哈叭狗一樣好玩！

火藥的氣味，
決不如脂粉的芬芳！

可是你呵，

偏愛慕——

穿着挺漂亮的武裝，

憤恨着，

號音激起你馳聘的紅鬃馬，

迎着朝陽

站立在瞭望哨

山崗。

朋友呵，

我不會向你

撒一個美麗的謊。

誠懇的告訴：

戰神常伴着「死亡」

一同來到，

有如旅人提着一盞

希望的紅燈，

後面永遠跟隨着一個

幻滅的黑影。

這裏，

破舊的窯洞，

抵不住

塞北刺骨的寒風。

在江南揮盞飲酒的十月；

北方，

已霽霽地落着白雪。

現在——

故鄉的青草和麥浪，

已沒去了馬蹄和牛羊，

可是，萬里長城

還沉睡在棉絮一般的雪花裏。

我，在等候着什麼呢？

——站立在

北斗星下的碉堡上：

倚着無語的石壁，

憑着障目的石洞，

永遠呼吸着冷風，

宛如吞飲黑夜的靈魂。

遼遠的野天

吹着荒村，

寥廓的夜空

翻滾流星；

我在幻想裏

攥捉着逝去的青春：

——把美麗的往事，

綴補這苦難的日子；

我並不夢想——

再走那甜蜜的幽溪。

只求一個壯烈的死，

清理我所負的刑責。

即使——

和我有着淡淡的友情的人們，

也不願投給他

一縷惆悵。

我是渺小的

像天宇間一粒飛沙，

不值得你，

在我的身上

披一件燦爛的衣裳

——爲我寫下多少動人的詩句

有一天，

「那種料的日子

一定會來到：

我永遠靜臥在北國的

雪地。

那時的陽光

彷彿慈母的

和暖的手撫着我。

我的影子——

再也沒有一絲痕跡，

留在人們的心坎裏。

寫在狂風暴雨的夜裏

風鈴集

二八

虛的故事

(一)

血！

炸彈轟擊下——

那濺在廢城瓦礫上的

斑斑的血。

焦木縱橫着，

有如畫家的一枝枝木炭：

把仇恨用挺粗的線條，

劃着深深的記憶。

然而，我一些沒有悸動，

緊緊地握着拳，

感到無可奈何的沉重，

斑斑的紫紅的

呼喊着「反抗」的血呵！

我聽見你怒吼在我的心裏，
我看見你暴跳在我的心裏，
呼喊著「反抗」的血呵，
你，斑斑的殷紅的
血……

(11)

血！

——我不忍
再給你一瞬的期盼，
但已經夠深刻的映在腦海裏了——
那一手抓着泥土，
一手曲肱遮掩着眼睛的
女屍，
半祖下的褲子上，
有着一攤攤的血！

妳，沒有一些恥辱呵？
——倔強的女屍的靈魂——
恥辱的是：
倭寇昭示世界的
罪行，
正如妳褲子上的
那些永遠深刻在心坎的
污點。
妳原也盡力於不懼戮殺的
掙扎，
但妳是已被幾個獸軍達倒，
像幾個屠夫宰殺一隻蠻牛。
終於——
相同樵夫捆縛山柴一樣，
——任其所爲了。
妳是聖潔的，

——無辜被蹂躪的女同胞——
斑斑的血跡，
不會污損妳的清白！

(三)

血！
淋在巖石上，
淋在荒塚上，
淋在河灘上，
淋在曠野的各處：
像上古的獸蹄鳥跡——
鋪滿在山岳，
鋪滿在平原，
鋪滿在炮火所吻的地方，
鋪滿在每一處兵騎所到的地方。
為炸彈所轟炸的，

為坦克車所輾斃的，
為一切殺人的利器
所壓榨出來的血呵——
是中國人的，
是日本人的，
都模糊了；
我一律給予沉痛的哀悼。
對我國將士所流的血呵，
我淌下悲苦的眼淚緘默地祈禱着，
對我們的「友邦」，
——暫時這樣的稱呼罷——
那來自東方三島上的「皇軍」，
洒在這土地上的血呵，
祇有着太多的遐想——
那被迫與妻子訣別的皇軍，
那愚蠢的至死不醒覺被欺騙的皇軍，

那原也以蠻橫的軍閥爲仇敵的皇軍，
那夢中也時常回到三島的皇軍，
那充滿着反侵略思想的皇軍，
這些天性善良的人們，
也在中國流着血！
倘使這些（沒有冷去的）屍體，
在死前一分鐘能證實他們的
無奈！
我願伸出摯誠的手與他們緊握：
「親愛的朋友呵，
親愛的：
我們的仇敵同是一個
——日本的軍閥——
在一分鐘前，
我稱你「敵人」，
我稱你「敵軍」，

我以無情，槍彈穿過你的胸膛，
誰知你的血，也是同樣的沸騰——
爲着要和平，你不遺一顆子彈而自殺
了，
我以擁抱愛人的熱情，
撲倒在你垂死的懷抱裏……」
舖滿大地的血呵！
雖然已經模糊，
我却懷着蹣跚步履檢拾貝殼的心情，
尋覓着那些——
原也是「友邦」的青年的無奈的鮮血！

（四）

血！

點點的落在

千人縫上的血，

一滴滴嵌進細緻的針孔。
縫時的虔誠

都變成蝴蝶飛舞了。

——那些血斑，好像蝴蝶——
有一天會飛到嬌美的夢裏；

它却帶着胡蜂的針刺，

刺穿玫瑰的花瓣，

流下一顆顆妍紅的露滴。

——千人縫呵，

曾密密地縫進「重逢」的幻夢；

現在，和着一壺壺骨灰，

都收藏在不離眼淚的

記憶中——

美麗的夢，如花瓶打破了，

在街頭，她仍低首沉默地

營別的婦人密密地縫着。

她的淚和他的血呵，
都縫進虔誠的回憶裏。

(五)

血！

落在那——

寄自東京的家書上。

那清秀的字跡，

畫着一個個美滿的夢，

串起一朵朵薔薇的回憶。

——正是在春天，

柔軟的春風，

掀起長裙的邊緣。

一對紅雲般豔麗的青年

徘徊在碧水湖畔，

躺在木柵前的草場上，

看那數百顆白鵝游過碧澄
像白雲推過藍天。——
像白雲推過藍天，
這已是不能再有的時日。

而今，

在「支那」俘虜收容所裏，廣闊的
草坪上，

蹣跚着，沉思着，

看和舊的中國的守崗兵，
挺立在團練口的木柵前。

他俯首再吟哦美麗的字句，

凝睇着清秀的字跡！

可是素白的玉箋上，

已經着自己的淚和血。

(六)

血！

泥和着

櫻花樹下清香的泥土的

一滴滴凝綠凝紫的血！

一陣風，

吹落繽紛的花瓣，

把血跡輕輕蓋沒。

蒼白的少婦攙着孩子走過，

把紅淚落在繽紛的花瓣上；

還啞出一口口唾沫和鮮血。

——她在盼望着丈夫歸來吧？——

又一陣風，

從遠遠吹來。

她在往年伴他走過的花叢中漫步，

摘一枝櫻花插在孩子的胸前，

並編詳一下孩子白嫩的面臉；

——她要從孩子的表情裏，

看出他父親往年的笑容吧？——

她坐下了，在石橙的一邊，

——也許設想她丈夫在離的身畔

吧？

讓花影剪碎的漏在衣襟；

暖和的太陽忽現又忽隱，

顫抖的花影時淺又時深。

花雨中，

有對對的青年來去交織着。

她撫着孩子，

又吐出一口口的鮮血，

她顫爽的看一隻紅嘴的綠鸚鵡，

棲息在一個少女的檸檬色的髮結上，

聽着那鸚鵡學着少女的說話：

「オニ甘々」

オニ甘々

マタ力エリ外ナイノ」

寫於一九三九，清明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八月初版

風鈴集

全一冊實價八元整

編者 程 銓

發行者 獨立出版社

重慶江北香國寺上首

印刷者 獨立出版社

正中書局

重慶中一路二二〇號

經售處

中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磁器街二十二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圖字六三八號

24152

主獨

\$25